

大 專 用 書

歷史上的西班牙人

雷孟・梅濃德斯比達著
田 毓 英譯



國 立 編 譯 館 出 版

序

這本論著原爲由雷孟、梅濃德斯、比達（Ramon Menendez Pidal）所主編的巨著「西班牙歷史」第一冊的序文，於一九四七年問世，由艾斯帕撒卡培（Espasa-Calpe）出版社出版。本版爲修訂版（1），作者增加了很多腳註，主要目的是註明本書所引用的或與本書有關的書籍。本書的英文和意大利文譯本認爲，如果在正文之外，再附加上些說明，對非西班牙籍的讀者，有很大的幫助，因而這兩種文字的譯本又多了些腳註。本版徵得了有關方面的授權，把斯塔吉（Walk Starkie）先生英譯本 *The Spaniards in Their History*（1950年版）中的腳註譯爲西班牙文，加入書中。這些腳註都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我們把這些腳註的西班牙文譯文用方括弧標明，並加上「譯文」的縮寫字 Trad 字樣以別於原作者所加之註。（在中文譯本中我們又在非常必要的幾處另外加了些註文，以「中文譯者」標明——中文譯者）

註 1. 見「歷史及文學上的西班牙人」（*Los españoles en la historia y en la literatura*）。1951年艾斯帕撒卡培出版社阿根庭布伊諾斯艾利斯分社出版。

歷史上的西班牙人

歷史上的事跡一去不返，但製造歷史的却同樣永遠是人。因此，那句拉丁文「*Quid est Quod fuit? ipsum Quod futurum est*」（過去如何？將來如何）可說是至理名言。過去所發生的事，將來也會發生。今天的一切事故，在歷史上已有了前例。就因了這一點，自古以來，人就希望知道每一個民族在歷史上如何扮演了他的角色，也希望知道，有了他那永恒不變的民族性，他的行為又是如何的。當我西班牙編寫中世紀歷史的工作還在起步的時候，常常附帶地談到各個民族顯著的特性。例如，紀元八八三年問世的史書「歐威史」（*Epitome Ovetense*），就有一章題為「各民族的特性」（*De proprietatibus Gentium*）（2）的文章，專述各民族的特性。文中說希臘人的特性是智慧，歌德人的特性是剛毅，法蘭克人的特性是兇猛，高盧人的特性是生意經等。還有其他的史書，特別講論每一人種最顯著的毛病和美德。這些書指出的是，希臘人的欺詐和智慧，西班牙人的殘暴和機警（觀察得不錯），法蘭克人的兇猛和暴虐。

這類自從早期就被探索，就多多少少使歷史作家關心的特性，本該在所有的歷史上廣泛地討論的，但現代一般歷史却略而不談。而我們現在又不能更改近代人所做的專門研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得特別指出某些我們認為是那許多西班牙式的特性之根的特性，加以

註2. 歐威史（*Epitome Ovetense*）是回教人入侵西班牙後在西班牙北部所寫的第一部歷史書。書成於號稱「大亞非索三世」（*Alfonso III el Magno*）時代。這本歷史由孟森（*Mommsen*）刊載於一八九四年「日耳曼歷史古跡」（*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Chronica Minora*）卷二上。見P. 370. 389

2 歷史上的西班牙人

檢討。同時對西班牙某些傾向，也加以研究。是這些傾向在過去幾個世代中較為恒久地，對西班牙有利地和不利地施展着作為。除此之外，我們要研究這些傾向，還有另一個動機，那就是：這些傾向較其他情形更有助於說明西班牙民族史的曲線上為什麼會有某些高峯或低潮。

我們要以雙重興趣來從事這點研究工作。目的是證明，第一，所有的性格都是雙鋒性的，都是依其所採取的路綫和所際遇的機緣而獲致正負結果的根源。就是說，任何一種性格都能導致好結果也能有壞結果，端看採取何種路綫，遭遇什麼環境而定。我們要作的第二點是提醒大家，即使是最持久的特性，也不一定必然地發生作用，因為某些特性之在某一民族大部分人身上出現，並不意味着這些特性每次都決定這個民族的行為，也不意味着它們在特殊的情形之下，不變成少數人的特性。此外，這些特性歷經幾個世代而不替也不足說明它們是永遠不變的。一個民族之有其特殊歷史，問題不出在任何體格或種族的決定作用上，問題是出在某些才幹或歷史習慣上。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如果有基本上的、職務上的或人生所關切的種種事務——即教育、人際關係以及其他環境等事務上突如其來的改變，這個民族是否有能夠而且必須應變的才幹和歷史習慣。

目錄

序.....	1
歷史上的西班牙人.....	1

第一章 簡樸

物質和精神上的簡樸作風.....	1
不計個人利害.....	3
冷漠與精力.....	11
人情與友悌.....	15
墨守成規與喜舊厭新.....	19
晚成與早熟.....	22

第二章 理想性 死亡的那一邊

名 譽.....	26
宗教性.....	29

第三章 個人主義

個人與團體.....	35
正 義.....	35
公平與獨斷獨行.....	41
仁慈與智盲.....	44
從亨利四世到天主教土國王與女王時期.....	46
弗南多與依撒伯爾共同執政.....	49

目錄 2

依撒伯爾女王選擇的特點·····	50
依撒伯爾式選擇的衰退·····	59
歷史上選擇與智盲的意義·····	63
西班牙是否缺乏一個精英的少數？·····	66
多數與少數·····	70

第四章 統一與地域觀念

統一主義與地域主義·····	75
過份的地域主義·····	75
古代的西班牙觀·····	78
歌德人的統一及其滅亡·····	82
中世紀的各國·····	84
中世紀時「西班牙」做何解釋·····	87
政治的統一·····	94
法蘭主義、聯邦主義以及村鎮主義·····	96
各民族主義·····	98
語言問題·····	100
民族主義的一時勝利·····	106
西班牙統一之為偶發現象的歷史論調·····	107
地域主義是一種病態的偶發現象·····	110

第五章 兩個西班牙

隔離和溝通·····	113
排他主義與通融·····	115
在歐非之間·····	117

歐洲主義與中世紀的純血統主義·····	120
統一、本時期的雙重特點·····	125
加祿士五世時代的巔峯·····	127
排他主義之佔優勢·····	129
怎麼只剩下了你孤單一個！·····	137
更新後的西班牙活躍起來了·····	141
兩個西班牙的內戰·····	149
歷史上的敵對觀·····	153
西班牙的排他主義為國際所支持·····	161
唯一的西班牙·····	163
第六章 西班牙歷史的任務 ·····	167
本書專有名辭中西文對照表 ·····	171

第一章 簡 樸

物質和精神上的簡樸作風

人們多次把西班牙民族的特性群和他們所居住的土地連接在一起。烏納謀諾（Unamuno）就堅持這一點，他認為西班牙民族粗獷嚴厲的精神，沒有通融，沒有中間路綫的作風，都和西班牙中部高原的風景與土地有密切的關係。這地區的風景線條生硬，土地上赤裸裸地看不見一棵樹，一望無際的水平線，耀眼欲眩的日光，極端的氣候，沒有甜蜜的溫和時期（3），都是它的特色，都使人想起西班牙人的性格。但這種人的性格和居住地的關係，只在兩個卡斯蒂亞（Castilla）存在，在這兩個地區以外的風景就沒有這種情形。而在悅人的，土地肥沃的安達路西亞（Andalucia），人們對物質的要求也同樣簡單樸實，人與土地的關係就說不通了。我認為簡樸是西班牙民族的基本性格，並不受卡斯蒂亞地理條件的決定或限制。簡樸在西班牙民族中是那樣的普遍，以致以它為出發點，我們就能了解我們下面緊接着就要討論的其他特點。

古代對西班牙民族最尖銳的描寫，出自一位原籍高盧的人「特婁苟」（Trogo Pompeyo）（4）之筆。特婁苟寫了一本世界史，

註 3. 烏納謀諾（Unamuno）著：隨筆卷一（Ensayos）I. 馬德里 Madrid, 1916 年版，P.95 y passim.

註 4. 〔特婁苟（Trogo Pompeyo）是紀元一世紀的羅馬歷史學家，原籍高盧。他的作品「世界史（Historiae Philipical）大部已經佚失，只有一篇摘要（Epitome）保存下來，這篇摘要是二世紀胡斯提諾（Justino）所作。特婁苟的書第四四部和最後一部都是專講西班牙的——譯文〕。

2 歷史上的西班牙人

開宗明義第一篇就說，西班牙人的身體本來就適於齋戒和操勞，適於堅苦簡樸地處理一切事物（這話拉丁原文是：*dura omnibus et adstricta parsimonia*）。從特婁苟時代開始，直到現在，有許多報導，都與西班牙人某些樸素的單純性有關。這些報導也足以說明，西班牙人的某些生活方式，為什麼會有使人見怪的疏忽與不考究。下面幾個例子就足夠說明這一點。在新大陸的貴重金屬大量流入西班牙的那幾個世紀，外國人發現我們西班牙的家庭比法國家庭用的家具要簡單，人們的飲食簡單節省，大學的教室不舒適，學生需要在膝蓋上寫字；我們的客店不親切，馬德里的都市化缺欠百出，這是菲力甫二世國王十分煩惱的一點……總之，西班牙人過的是一種不太講究舒適和享受的生活方式，換言之，出生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所賺來的錢財和政府的艦隊每年所載回來的財物，都未被用來改善西班牙私人生活的舒適或享受。這些財物不只未使他們的生活趨於奢華，甚至都市化生活也沒獲得適當的調整。而且即使是今天的西班牙人，也很容易知足。在每日的生活當中，我們不斷地遇到把儉樸和勤奮工作結合在一起的通俗例子。這是特婁苟已經併列在一起討論的。其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農夫，農夫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使人驚奇的堅苦儉樸的榜樣，他們在最悶熱的夏天在田間收割時，渴了喝瓦罐帶去的不冷不熱的溫水，身上的衣衫破舊，吃的是粗食淡飯。他們似乎什麼也沒有，只不缺乏順從、快樂和努力。

這種不關心物質需要的疏忽，與瑟奈加（*St. Seneca*）的教條不約而合。瑟奈加說：人不是因了擁有的少而是窮人，貪得無厭的人才是窮人，因為人自然的需要非常有限，而虛榮的貪婪却永無止境。能忍受匱乏的西班牙人，在內心裡就帶着那種 *Sustine et abstine*（堅強地抵抗，有力地節制）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一種智慧定律，能

把人提升到一切逆境之上。西班牙人內心帶着那種本能的，基本的特別禁慾主義。西班牙人生來就是瑟奈加型的人。因此，西班牙的哲學思想，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把瑟奈加當做他們自己的哲學家，當做他們最鐘愛的作者，而從他身上吸取靈感。當然，這現象也是由於瑟奈加出生在一個西班牙家庭，也正因了這一點，這位經過精鍊的禁慾主義者才能有他那樣的哲學思想。

由於這種自然而然地生發的瑟奈加主義，西班牙人才能以一種強而有力的順應來忍受匱乏，才能抵抗貪心和那擾亂人心的享樂的呼聲，統治着西班牙人的刺激是簡樸單純的。由於這種刺激的簡樸與單純，使他沒有奢求，使他傾向於樸素的道德觀。這道德表現在他一般的生活方式上，也就是：表現在他的風俗習慣的簡單、儀表的尊嚴上——這一點甚至在最低階層的人當中，也是很顯明的——，代表現在家庭美德的穩固上。深深的自然性的動機在西班牙民族中仍保存着完整的活力，一成不變。保存着人性的完整。相形之下，其他民族是一直處於腐蝕人心的危險當中。這種腐蝕以及耗損一直威脅着那些被快樂和被文明的享受毒害較深的其他民族。

我認為，有必要把關係重大的由簡樸所表現的某些風格提出來加以討論。這些風格都足以說明歷史上重要的特徵。我們要特別討論那些平常被注意的風格，因為，毫無可疑的，這些風格是最明顯的。我們也要特別注意外國觀察家的意見。旁觀者清，外國人常常能夠看出我們特別的地方。然而，我們仍應注意的是，一個旅客的印象往往是膚淺的。

不計個人利害

在不計個人的物質利害上，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實體的簡樸和其

4 歷史上的西班牙人

他性格間的關係。

西班牙人抵抗各種需求的力量，來自他們那種獨修者式的簡樸精神。在歷史書籍上，不難找到西班牙人集體慷慨行為的例子。西班牙往日的士兵就提供給我們這方面的好榜樣。他們雖也因拖欠薪餉而暴動，但情勢需要時，他們還是能超越一切克制自己。在巴維亞（Pavia）之戰中，他們把自己的薪餉，甚至自己的積蓄都拿出來交給貝斯卡拉（Pescara），叫他用這些錢去滿足由突德斯格（Tudesco）（德國撒克遜某地）人所組成的輔助軍隊。又如卡德隆（Calderón）在他的劇作布雷達之圍（El Sitio de Brede）（5）中提到西班牙士兵為了使那次勝利益見高尚，把他們的所得供獻出來送給外國戰友，叫他們搶掠民間。可以說這些士兵每一個人都是一件慷慨軼事的主角。但他們都以無名英雄的頭銜被埋沒了。不過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指出，那就是，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的行為是集體的，而通常慷慨的行為總是個別的。集體行為通常是斤斤計較的。他們的行為和那種俗人俗見的集體行為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不把得失放在其他事物之前，在西班牙人身上也是很自然的。一個外國人——哥倫布——沒有讓自己被那偉大事業的興奮情緒所推動而不計其他地往前進行，相反地，他把那事業拖延在無休無止的艱苦輪旋當中。在他啟程冒險之前，他不接受別的，只接受一系列的利益和賞報，而許許多多的西班牙探險家則投向最危險的耳所未聞的困難當中，動機只是一種可能性的希望，或只被冒險本身所吸引，輕視着一切的物質利益。

註5.〔第三場第十二景。本劇的主題是根據歷史寫成的。它的價值也在於此。（本劇的故事是敘述西班牙軍隊於一六二六年在艾斯皮諾拉（Espinola）侯爵的指揮下包圍佔領荷蘭的布雷達城達十個月之久的史事——譯文）（原文1626年誤為1926年，與史實不符，特此更正並說明——中文譯者註）。

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當中也可以找到許多這類的例子。致志於理想的動機而不太注重經濟方面的利害，一直是西班牙人偉大的品格，同時也是西班牙人的大缺點。降低需求在個人身上不是產生美德的力量，一切慷慨行爲的力量，就是缺乏刺激，其結果是對工作的不執着；在團體生活上，需求的降低說明西班牙人爲什麼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以及歷史上某些整個時期中能表現克己工夫的原因，也同樣說明西班牙人爲什麼對政府在重大事務上的惡劣姿態表現集體的消極性。

自古就有人注意到西班牙人不注意工商業。對這現象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在號稱天主教士的國王爲政時期，1513年弗羅稜斯（翡冷翠）（Florenzia）大使圭其亞砥尼（Francisco Quiciardini）認爲西班牙的技工腦袋裡都有「紳士烟霧」（Fumo di fidalgo），所以他們寧願從事戰爭而不從事工商業。這種解釋和法哈德（Saavedra Fajardo）的非常相似（6）。法氏引證說「高傲光榮的精神」是西班牙所特有的。在西班牙甚至平民也有這種傲氣。他認爲平民也都輕視貴族所不從事的行業。在戰爭精神統馭一切的時期是這樣，在戰爭精神不統治一切的時期又如何呢？德拉塔瑞（Fernando de la Torre）（7）學士向亨利四世（Enrique IV）國王講述他在法國國王面前和一位法國人的辯論時表示，外國人比西班牙人較爲勤奮比較富有，是因爲他們的土地不如我國的肥沃。馬魯厄可斯國

註 6. 見「政治事業或一位基督徒政治家王子的觀念」（*Empresas Políticas O Idea de Un Príncipe politico Cristiano*），1640；第七十一項事業 *Empresa. 71*。

註 7. 德拉塔瑞（Fernando de la Torre）（1422—1461）是卜格斯（Burgos）人，是詩人兼散文家，曾赴翡冷翠求學，並居住在法國加理士七世國王的宮中。事見麥里亞（A. Paz y Melia）著「德拉塔瑞詩歌散文集」（*Cancionero y obras en prosa de Fernando de la Torre*）Dresden 版，1907。P. 192—196。

6 歷史上的西班牙人

(Marruecos) 蘇丹於 1690 年派駐西班牙加祿士二世 (Carlos II) 王朝的大使又重說過這話。無疑地，這讚語是這位大使由西班牙人口中聽來的。而這些西班牙人又很可能是受那本自古就流傳的「西班牙之讚」(Loores de Hispania) 書之啟示而說這話的。那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富饒，在十六、十七世紀時很可能和來自美洲的金銀混為一談，很可能把這些外來的財富誤認為是西班牙本土的富庶了。但這樣一種外在的條件，只是內在原因的助手而已：那就是，營利和物質福利的刺激都被西班牙人放在「高傲光榮的精神」理想欲望之後了。儘管這些欲望有時是非常虛榮的。

我們發現在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之間的旅行家所寫的記載都與上邊所說的相符。有一個外國人訪問了菲力甫三世在瓦亞道里 (Valladolid) 的王宮。這人記載說西班牙的工匠都以輕視的態度工作，說他們工作好像是為了渡過難關。他記載說還有的人，尤其是金銀匠，工作時身上還穿着 (貴族標誌的) 斗篷，一旦積攢個二三百小銀幣，就佩上劍，紳士氣派十足地去散步，直到錢花光，才不得不回去工作。另一位曾在依撒伯爾二世 (Isabel II) 女王時代旅行過西班牙的人，也同樣不把安達路西亞 (Andalucia) 人寫成好吃懶做的人，而記載說他一賺到一點錢，就把那綉着花的斗篷披在肩上，拿起吉他到朋友間去炫耀。不然就是去追女郎，直到錢用盡，才被迫回到工作崗位。工作並不是每天都中斷，不工作也不是因為體力消耗過渡或者虛弱，需要長時間的休息來恢復元氣，而是由於刺激的渙散。一旦迫切的物質需要得到滿足，他們的注意力就引向對他更具吸引力的其他動機上去。

西班牙人擁有那不可估價的簡樸寶藏，使他免於許多困窘的欲望。但當這類欲望應該被接受時，他也不想善加處理。然而，這種跨越

幾個世紀都很突出的對工作的不熱衷的現象，也有過好多次不可忽視的普遍的改正的情形，上邊所提的主其亞砥尼講到瓦稜西亞（Valencia），多來多（Toledo）和塞維亞（Sevilla）的工廠（作坊）時，曾經說過，由於天主教士國王和女王而復興的著名的工業，上述這些地方的紅綢和黃金應受到讚揚。可見還是有努力工作的情形。納瓦亥若（Aendrea Navagero）於 1526 年就證實了這一點。由弗南多六世（Fernando VI）和加祿士三世（Carlos III）所開創推展的工作，西班牙人的勤勞也獲得了信用。由羅伯森（W. Robertson）於 1777 年所作的供認可以看出，這發展工作引起了商業國家共同的忌妒與恐懼。

格拉西昂（Gracián）還指出西班牙人淡薄的另一特點，那就是他們很輕易地就放棄任何一種事物的行為。格拉西昂羨慕其他民族的勤勞時寫道：「精神上的無耐心是西班牙人的缺點，與耐心為比利時人的長處，互相輝映。後者會把事情做完，前者却會因事情而完蛋。前者只在克服困難時就會弄到汗流浹背，全力以赴，並以克服困難而滿足，他們不會把勝利貫徹到底」（8），肉體和精神上的簡樸會以最初步的，立竿見影的結果而滿足。緩慢的，後來才能得到的東西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堅持於事情的一蹴即就，使人厭惡。只這點就足夠使人認得西班牙人了。然而對西班牙人而言，企圖其他更進一步的事，似乎是犯了違反簡樸的不節制的過錯。因了這原故，被格拉西昂所讚美的耐心的志向，在西班牙人心目中是該被輕視的；他們把堅持到底的耐心看做不適時宜的固執；他們認為只有缺乏天生來的機智的敏捷和工作不俐落的人，才凡事堅持到底。

註 8. 見格拉西昂（Gracián）著：「占卜手冊」（Ováculo Manual），en la Bibl. Ant. Esp., 65. P. 594. b.

8 歷史上的西班牙人

事情還不止於此，西班牙人由於那高傲的自信心或者懶惰成性，凡事不加預謀：當天的事爲他已足，不必爲明天傷腦筋。歷史上有許多這類例子。其中最突出的要算西班牙的行動最廣大最光榮的時期所提供的例子了。這種缺乏未雨綢繆的情形並沒有阻碍那些行動，這是真的。但却嚴重地增加了這行動的困難。沒有比非力甫二世國王在重要如國產以及反宗教改革聖戰最敏銳的時期所做的更意義重太了。當時非力甫二世每次解脫經濟困境都會使熱內亞 Genovés 人獲得重利。而其所以有這現象，是因為當時繼續不斷地出現特別開支，而西班牙的國庫却沒有隔年的儲備。所以，每當突然間出現特殊花費時，西班牙人還在過一天算一天地生活着。威尼斯（Venecia）大使於1573年指出過許多可悲的現象，這種缺乏未雨綢繆的狀態也是其中之一。後來西班牙國內的作家也非常見怪地指出，每年從西印度運來的一千五百萬或一千六百萬的金銀，足以使得整個歐洲，甚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a）都充斥着卡斯蒂亞（Castilia）的金幣，但却不夠兌換再兌換之後落入熱內亞人之手的所需。由於西班牙人的不關心計算式的銀行業務，由於弗格熱阿（Suarez de Figueroa）（9）所指出的「缺乏耐心」，對西班牙人來說，熱內亞人是不可或缺的人。

註9. 「斗納多·威尼斯駐哥多巴卡布來拉大使」（Leonardo Donato, Córdoba, Cabrera），見「非力甫二世」書上，卷四·馬德里一八七七年版，P. 436. 另「韋依加」（Thome Pinheiro de Veiga）著「厭倦」（Fastigia），由阿隆索寇特斯（N. Alonso Cortés）譯自葡萄牙文，譯本瓦亞道里（Valladolid）一九一六年版，P. 79, a. Veiga（1571—1656）是葡萄牙可因布拉（Coimbra）人，於非力甫三世朝廷設於瓦亞道里（Valladolid）期間，曾居住此間，並寫了自一六〇五年四至六月居住該市的日記。見弗格熱阿（Suarez de Figueroa）著旅客（El Pasajero），Alivio 90.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時常引起那只注重否定面的西班牙批評界的注意，就是狄索（Tirso）在「謹慎的忌妒者：（El Celoso prudente）」上所解釋的諺語，這句諺語說：「你是來自西班牙的救濟，所以永遠是迷途見不到的」•賽文德斯（Cervantes）在他的「英俊的西班牙人」（El Gallardo Espanol）上，寫阿爾及爾（Argel）的國王認為西班牙人打算運往歐蘭（Orán）的援助一定不能准時到達。這也是構成蓋韋多（Quevedo）晚年1645年（5月至6月間）的痛苦的原因。當時他焦急地等待羅撒斯（Rosas）的援助，但他知道在他未接到那急需的援助之前，羅撒斯就會垮下台是避免不了的•可瑞阿斯（Correas）在他的「辭彙」中曾替這傳播久遠的句子減輕批評的負擔而給它下了這樣一個定義，他說：「西班牙援助，意即抱怨援助的遲緩，這在帝國中是常見的，當年雅典也有這說法。」但是這諺語式的批評在西班牙變成帝國之前已經流行，或者至少是在十五世紀的前半葉就已流行的，因為加梅斯（Diez de Gámez）在他的「勝利書」（Victorial）上提到三個國家的特徵時就引用了這句話，加梅斯寫道：「英國人在事前就達到決議，他們是明智的。法國人在事情臨頭時才決議，他們是驕傲匆忙的。卡斯蒂亞人事情不過去從來不協議，他們是閒散靜觀型的。（10）靜觀

註10. 見「勝利書」或「尼諾先生編年史」（El Victorial O Crónica de Don Pedro Niño）Llaguno 1782年版，P.121.

卡利阿索（Carriazo）1940年版，P.226和355為Contiolectivos，認為可能得自de Conción一辭，意即「冗長的演說」（Arenga）。

我本人認為這說法無法接受。

型的，對，並且是在不對的時刻靜觀，在空虛的（不合實際）的幻想之後，偏離開行動而靜觀的，就像阿亞拉（Perez de Ayala）筆下那個靜止不動的紳士一樣，在放棄一切就像放棄最無意義的事務時，在他的頭上停着

那夢幻的蝴蝶

和那懶惰的毒蝎

但不未雨綢繆也是雙鋒的。與加梅斯所說的靜觀型同時存在的，還有那給人一種精神勃勃的印象。西班牙有時還不但向後拖延他們的行動，而且還在毫不準備的情況下就付諸實行，亞馬遜河第一次的探險就是在絲毫沒有事先準備之下進行的。並且，如果那次的探險者要求保證成功的計劃，這探險可能就不會實行了。同樣，美洲的殖民和整個西班牙的歷史也不是別的，只是一系列不加任何準備而做的冒險。

不計利害和缺乏事先準備的其他方面同樣也有其肯定面。由於缺乏事先的小心，菲力甫二世時代一次再次地使國庫破產。也就是這同一個缺乏未雨綢繆的西班牙式的缺點，使得卡斯蒂亞去推動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行動，為霸業而犧牲了自己一切的方便，投向行動。拿瓦瑞特學士（El Licenciado Ferná'ndez Navarrete）於1619年對卡斯蒂亞所採取的不尋常的統治方式，觀察得非常正確，他寫道：「因為她是首領，是最有特權提供人丁和稅捐的。事實上她也是為保衛她以外的全國其他部分供獻最多的。因為她不只供養王家的生活和確保整個西班牙的海岸，並且也為派兵守衛意大利，維持非洲的軍力，屈服弗蘭德斯（Flandes）和救助各個省份以及外國王子顯要而供獻自己的精力和財力。」那種克己的霸業意識於1612年招來某一法國旅行家多少有點暴燥的佩服。此人給我們描繪卡斯蒂亞人時，說他們是最能忍受戰爭和政府所加給他們的重大負擔的人，說他們對上司是守紀律的人，而同時又是有指揮天賦的人，他是這樣寫的：「叫人嘆服的是，以他們那麼少的人數，竟能在歐洲戰事中使人注意到他們。他們就像希臘的馬塞多尼亞（Macedonios）人一樣，吃苦耐勞，同時又